

舊詩詞研究之一

清照詞

舊詩詞研究之一

清
照
詞

張壽林著

14633



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

冷表重孝

（翻）



清照詞目錄

卷上

易安居士畫像兩幅

李清照評傳

易安居士年表

卷下

漱玉詞

編者懷疑的詞

校勘記

詞話

清照詞目錄

清照詞

附錄一

題詞

附錄二

易安居士改嫁事辨集

清照詞卷上

李清照評傳

清麗其詞，

端莊其品；

歸去來兮，

真堪借隱。

——德父題易安居士之照——

好像在幽寂深邃的山裏，寒風白雪之中，忽然露出一叢鮮豔嫵媚的花朵，會使得我們枯冷的心懷爲之灑然。置身在春水桃花之間，輕舟唱晚的境地中，會使得我們爲美景所沉醉一樣，好的詩詞，也能振撼我們的內心，而賦與我們同情的感覺。我們在月明如水的靜夜，細吟易安居士的漱玉詞，誰能不感到一種清新悽

惋的感覺，而爲她秀麗的詞句所沉醉？

詞的進化到了宋代，真是盛極一時了；雖是從前以爲不應當以學問爲正業的女子，這時候也許有機會去學習。在這時候的詞人中，易安居士可與偉大的詩人李白詞人李煜等並垂不朽，而算是寒風白雪中的一朵鮮豔的花兒；而可以使我們置身在春水經流於兩岸桃花之間，輕舟唱晚的境地中的一位極可服膺的女文學家。

易安居士生在北宋的末期，南宋的初期。她的事蹟據宋史李格非傳（卷四百四十四）裏說：

「李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對於這樣一位偉大的詞人的敘述，只有這區區二十四個字，實在不能使我們滿足。此外清人俞正燮曾搜集關於她的事蹟做了一篇長文——易安居士事輯（

刊於癸巳類稿，并附見四印齋所刻漱玉詞後。在那裏我們可以尋到很多關於她的事蹟的資料。

據李格非傳和易安居士事輯裏說她姓李名清照，自號易安居士。她自己在她所著的金石錄後序中說：

「噫！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

在這一段話裏，我們雖不知她「少陸機作賦之二年」，「十八歲是那年，但我們可以推知她「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五十二歲是著金石錄後序的時候。這樣推論大約不至很錯，因為直到這年，據易安居士事輯所述，她還是流徙兵間。據洪邁容齋四筆記易安居士後序說：

「時紹興四年也，易安五十二矣。」

則紹興四年（公元一一三四）易安居士作金石錄後序，時年五十二，由此上推，她應當生於宋神宗元豐六年（公元一〇八三）。但易安居士事輯的推論，則與我們所說的不同，他說：

「紹興元年，易安之越，二年之杭，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

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國語文學小史南宋的白話詞一章裏，就因之而推定她生於元豐五年（公元一〇八二）。胡雲翼君在他的李清照及其漱玉詞中，也依從其說。大興李文椅冷雪齋漱玉集，知易安居士後序實作於紹興四年，但仍信從俞理初五十一歲作後序之說，因又推定她生於元豐七年（公元一〇八四）。但我以為他們的話都是錯的。因為洪邁距易安居士較近，且又曾見易安原稿，則他所說的話，當然要比人可信些。況且在金石錄後序裏，有「過蘧瑗知非之兩歲」的句子，假使不是她五十二歲的作品，我相信絕不會有這樣句子的。因此之故，我認

爲易安居士的生年，推爲元豐六年，比較要可靠些。

易安居士的生地，據宋史李格非傳說格非濟南人；易安居士事輯據古歡堂集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說她在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據古歡堂集濟南分題詩說：

「跳波濺客衣，演漾迴澹路。清照昔年人，門外垂楊樹。沙禽一隻虎，獨向前州去。」

所以位居在沙漠般的北國，而花香草軟，隨處都是清泉的濟南，便是我們偉大的詞人生息的鄉土。

易安居士的父親李格非，字文叔，即洛陽名園記的作者。據宋史本傳說他曾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因此有人疑惑他是蘇門六君子之一，但那是錯的。據西園叢辨說：「記爲李格非文叔撰……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薦撰，薦字文叔，

乃蘇門六君子之一。」可見格非並不在蘇門六君子之中。他對於經書的研究極深，長於詞章，據宋史本傳說：

「格非苦心工於文章，陵轍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常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其誠著也。」

由這段短短的記述中，我們已可以看出格非對於文學見解的高超。她的母親是王狀元拱宸的孫女，據李格非傳說她也工於文事。易安父母兩系都有文學的素養，可見她那高超的文學天才，一半是受了遺傳上稟賦的靈感，一半是受了父母的教育與薰陶，而不是得之偶然的了。

她十九歲以前的天真垂髫的少女的生活，我們現在已經不大知道了。但據易安居士事輯所說，我們可以推知她幼時便很富於才思，而極努力於文學上的

修養與研討，以萌茁她文藝創作的慧根，所以二十歲以後，便能寫極綺麗的詩詞了。

當她十九歲的時候，便脫離了她的處女的生活，而和趙明誠結婚了。但是關於他們結婚的年月，我們還應當加以說明。她自己在她所著的金石錄後序中說：

「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她是徽宗建中元年（公元一一〇一）——十九歲的時候和趙明誠結婚的。但據易安居士事輯所說，頗異於我們的推論，他說：

「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大學生諸城趙明誠。」

而胡雲翼君也不加以論證與說明，遂信從其說。就我的推想，大約俞正燮是以她後序所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為嫁明誠之年——也許更有別的依據。然而

我以為假設她自己沒有把出嫁的年代告訴我們，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她既然極明瞭的告訴我們，「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則在未證明金石錄後序是偽作以前，按考證學通例，當然應當以她自己所說的話為立論的根據。而且做姑娘的期間，未必就沒有「憂患得失」了吧。

趙明誠是宋時一位頗有名的金石學家，字德文，諸城人。（有些本子作密州，大約因為諸城屬密州的原故。此外，宋詞抄作東武。我這裏是依據宋史和易安居士事輯。）當易安居士和他結婚的時候，他才二十一歲，還在太學讀書。明誠的幼年，曾有一段近乎神話的故事，據易安居士事輯引鄭孀記所說，他曾在夢中讀到一本書，上面有一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美拔草。」的詞句，他的父親道挺之說是離合字「詞女之夫。」後來他竟和易安居士結婚了。易安居士和明誠結婚後，沉醉於愛的蜜夢中，要算是她全生活裏最美滿的時期。她的詞如：

「晚來一陣風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淡妝。絳綃縷薄冰肌
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櫺枕簟涼。」（采桑子）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點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
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我以為都是這時候的作品，把青春少女嫁後的情懷，深深的烘托出來。

因為明誠在太學讀書，所以新婚不久，就要負笈出游。新婚遽離，在多情善感，
而富於詩思的女子，自然是極難割捨，而要感到十二分的孤獨，故此易安居士在
別意戀戀之中，因為鬱結的情感的迸發，曾用錦帕寫了一首一翦梅詞寄贈她的
丈夫：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
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

心頭！

她這首相思詞，在字裏行間，處處寫出愛情濃摯的新婚夫婦離別的實感，決不浮光掠影，故此極能動人。

晚唐五代以來，詞調無幾，且只有小令；到宋時新詞日多，才由小令演爲慢調。這時候許多的詞家，都在慢調上努力，易安居士却仍然工於小令，故沈去矜把她和李白李後主並稱爲詞家三李。她的小令如：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昨夜風疎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這種詞雖說着墨無多，然而有情致，有風姿，雅淡婉媚，不直寫自己的情感，專用四

周的景來烘托，自身瀟厚的情感，仍然蘊藉不放，令人於言外領略不盡。

此外，她還有一首抒寫一個秋天從早到晚的實感的詞——就是極爲人們所傳誦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用極平易的字，寫出「那種茕獨蹉跎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領略，所以一字一淚，都是咬着牙根嚙下。」（梁任公先生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感）語這首詞據貴耳集說是她晚年的作品，但俞正燮以爲這不是她晚年的作品；我們細讀這首詞，似乎也不像她晚年作品的風格，然而沒有確實的證據，只得暫時闕疑了。

有一次重陽節，易安居士因為偶然有所感動，寫了一首極動人的醉花陰詞，寄給趙明誠，明誠也是當時的學人，故此很想做一點更好的詩詞來壓倒她。自此他遂謝絕賓客，廢寢忘食地苦思了三日夜，作成五十多首，把他夫人易安居士的作品也雜在裏邊，拿去給他的朋友陸德夫看，德夫玩誦再三，以為有三句最佳，即：

「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誰知道却正是易安居士的作品——醉花陰詞中的三句。

易安居士是一個極傲視一切的詞人，在胡仔的茗溪漁隱叢話（海山仙館叢書之一）裏，曾引有她批評前代詞人的話，俾晚一世，幾無一個人當她的意。

她說：

「唐開元天寶間，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

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曹元念謙爲冠，歌罷，衆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嚙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熾，流靡頹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鷄子更漏子澆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尙文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應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

聲，則不可通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目減半矣。

我們看易安居士批評前代詞人的這段話，對於前代詞人的作品觀察得何等明白，都是「一針見血」的極痛快的評語；傲視前人，雖是蘇門兩大詞家——秦七黃九也不免於她的譏彈，故此陸游老學菴筆記說她「譏彈前輩，概中其病。」可見她對於詞學的音律，却有獨得之見，而且對於她以前的詞家，每一個人都有一番深邃的研究與瞭解。這對於她的文學見解極有關連；並且她關於詞的意旨如何，我們除了在她的作品裏可以看出以外，在這段話裏，也可以給我們不少的資料。

易安居士對於她以前的詞人既不能滿意，她自己作詞的內容與外形如何？這我們雖不用咬文嚼字的去附會或批評，但是我們也可以指出幾種大的趨勢或特點——那都是她自身介紹給我們的。

(一)在我們中國的文學史中，任何時期都有「掉書袋」的毛病，雖則也有些反抗的運動，只不過是適之先生所謂的「無意識的舉動」，終於是太弱小了。而易安居士却是稀罕的能用粗俗的話來做美妙的白話詞中的一人，所以彭羨門說：

「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詞林紀事）

固然，我們不應當以白話來做批評舊有詩詞的標準，舉幾首詩詞略近於白話的，就說是好的趨勢或特點；但造語平易，而自然工妙的詩詞，我們也不能不認為是

好的作品。如易安居士的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這種作品，真是絕妙的文學，怪不得她當日影響了許多的人們。雖有「掉書袋」的毛病的南宋第一詞人辛棄疾，也曾經模仿過她，所以古今詞品說：

「胡應麟曰：辛詞「泛菊杯深，吹梅笛怨。」蓋用易安「染柳煙輕，吹梅笛怨」也。」

此外他還有一首醜奴兒：

「千山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道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酒。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覩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真是別有說

話」

這首絕妙的白話詞，據他自己說是「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他和易安居士是同鄉，當他生時（公元一一四〇），易安居士已五十八歲了。可見這位偉大的詞人辛棄疾確乎是受過他那位女同鄉易安居士的影響。別人不消說自然也受了她不少的暗示。

（二）走進中國的書店，詩文集詞集，隨處都是，惟其太多了，反使我們找不到好的文學作品——真情流露的文字。他們大都以文學為遊戲，為應酬，真有迫欲流露的情緒，然後發之詩歌的，實在是不可多得。我們知道，詩是強烈情感的流泛，故此好的詩詞，不但詞采必定美麗，情感也必定真摯。我們細讀易安居士的漱玉詞，幾於都是至情流露的作品，寫她自身的實感，從心底流出，決沒有一篇浮光掠影的作品。她的詞如：

李清照評傳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更添一段新愁。」（鳳凰台上憶吹簫）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摧花雨。倚遍闌杆，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點絳脣）

都是蘊蓄着她熱烈的情緒，而能使讀者淒涼悲抑，不能自己。無怪她對於秦七黃九諸人都不賞意，老實說，秦黃諸人的作品，確是只以詞面的工麗爲事，恐怕未必全是熱情的流露吧！

（三）音律和韻這種「詩人之數」（Poet's Number），是否是詩詞的元素，現今雖然還在爭辯不休，但是我們雖不能箇體迷目，以音律和韻來做詩詞和散

文的區別，不過我們應當承認音律和韻，在舊有的詩詞中，確乎可以增加文字的美，而且詞尤其應當在音律和韻上面注意，因為他時常要傳之聲歌，不單是要增加文字的美。易安居士對於詞學的音律既有獨得之見，所以她極力主張協音律，而且才氣又大，能不爲音律所拘，又能駕御音律，使音律爲她所用。且擅於修辭的技巧，戛然獨造，清新秀麗。如「寵柳嬌花，」「綠肥紅瘦，」「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都是極爲後人所稱道的句子。因此之故，她的作品都是節奏優美，自然妙極藝術技巧之能事。

當易安居士初和明誠結婚的時候，雖說明誠的父親趙挺之已經做了吏部侍郎，而李格非也做到了禮部員外郎，兩家都是宦族，但是趙李兩家平日都極寒儉，所以明誠雖是對於金石學的研究極感興趣，也得不到一點錢來購求關於金石資料。因此每月朔望他由太學謁告出來，時常當些衣服，到相國寺裏去買些

碑文果實，回家之後，夫婦相對展玩咀嚼。他們以爲在這純摯的愛的生活中，確乎可以說是葛天氏之民了。

這樣的過了兩年，當易安居士二十一歲的時候，明誠才出來做官；雖說並不是什麼大官，但是却可以不像從前那樣的困乏，因此他們便「飯蔬衣練」地節省些錢財，不管邊方絕域，只要有金石文字，他們都盡力去搜集，所以他們所搜集的金石資料，便一天一天的增加了。這時候明誠的父親擢升爲宰相，居政府中；他們的朋友和親舊，有很多在館閣中的，因此之故，他們可以看見很多的亡詩逸史，以及汲冢魯壁裏所見不到的書籍，易安居士和明誠都很感覺到趣味，不能自己的盡力傳寫。有時見到古今名人的書畫，三代的奇器，仍然時常當衣服來購集。崇甯年間，曾有人拿了一幅徐照的「牡丹圖」給他們看，要賣錢二十萬，喜歡金石的人，見到這種佳品，當然會愛好到十二分，但是在北宋的末期，雖是貴家公子，也

很不容易得到那許多的錢，所以他們雖承受了，但沒有方法找錢，只得又退回去，因此夫婦相對悵惋了幾天。

崇禎元年蔡京爲相的時候，排元祐黨人最力，幾於沒有人能夠倖免。易安居士的父親李格非曾籍元祐黨，當時遂因黨籍罷官。那時易安居士處境極難，故此她上趙挺之的詩有云：「何況人間父子情！」她那首詩，我們現在雖只能見到這一句，然而也已能看出她那時的心情，而引起讀者的同感。

詩詞都是一樣的要「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了熱烈的情感，然後可以寫出好的詩詞。易安居士既是具有高超的文學天才，而且才高學贍，又善於情感，故此不單是詞寫得極其工妙，一切的文藝，也都有極深的素養，所以她的詩也極優美真摯而爲人們所稱許，據碧雞漫志說：

「易安自少年彙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

可見她在當時確有詩名，但她的詩存留到現今的極少，而她的詞比較更爲我們所稱譽，所以她的詩便不大被人稱舉了。然而她的詩的確是有些佳句，例如她的春殘詩：

「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送一簾香。」
這種詩也和她的詞一樣，確是極好的抒情文學。雖是受了許多形式上的束縛，却仍然抒寫得和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由。又如朱子游藝論引評引她的斷句云：

「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旒，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

易安居士襟懷超邁，學力富足，所以她的詩每每意境極佳。據易安居士事輯引彤管記遺編說：

「有人於閩漢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安。」

可見易安居士的詩也曾影響了些人，並且還有許多詩弟子，不過無從稽攷罷了。

大觀元年，明誠丁父憂，他們便回到家裏，開始度那鄉居的生活。當這時候他們的家計不像從前那樣的清貧，衣食有餘，遂專力於學問的研究，日以鉛槧爲事。每得到一部書，便夫婦共同校勘，或是整齊籤題，或是校正僞謬；得到圖畫彝鼎，也是一樣的共同摩玩舒卷，指摘疵病，每每以夜盡一燭爲率。因此之故，他們所收藏的書畫彝鼎，都是紙扎精緻，字畫完整，比較當時收藏家所有的更要好些。

明誠既然歡喜金石學，所以從小就好向當時的學士大夫訪問金石刻詞，後來自己又極力的收尋，因此對於金石學頗有獨得之見，遂做歐陽修集古錄，校勘金石刻詞，以攷書傳諸家異同，校訂得失，實事求是的別白牴牾，成金石錄一書，在金石學方面和史學方面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這部書的成功，他的夫人易安居士確乎幫了他不少的忙，故此易安居士事輯說：

「易安與其校勘，作金石錄，攷證精鑿，多足正史書之失。」

可見易安居士不但會幫過忙，就是說明誠和她同著的，也不爲過言。金石錄成書的年月，我們不大知道，明誠在他的自序中也沒有提及；但是據劉跋的後序說：

「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予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平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跋序。」

則金石錄一書至遲在政和七年（公元一一一七）以前，必定已經著成功了。

相傳易安居士的記憶力極好，博聞強記，很能使趙明誠傾倒。所以他們吃完飯之後，時常在歸來堂裏煮好一壺清茶，指堆積的書史，說某事在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定飲茶先後的標準。中了，便舉杯大笑，茶往往因此傾覆在懷裏，反而不能喝了。在這樣美而富於詩趣的生活中，她自己曾說她「甘心老是鄉矣！」

他們既然是極努力於金石書籍的尋求，後來漸漸的搜集得多了，便在歸來

堂裏做了些大的書櫃，分類的把書籍放在裏邊，又編好了書目。要看的時候，先得請論上簿，看完就得放在櫃裏；略微有一點污損，還要懲責着揩完塗改。易安居士是一個極喜適意的浪漫詩人，那能忍耐這種印板式的生活，所以她便「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並且免去珠翠塗金刺繡之費，節省些錢來，只要遇到字不刻闕，本不僞謬的書籍，就買來做副本，所以常常一部書有三四種本子，以便於翻閱。他們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此兩家者流的書籍最全備。他們便在這樣几案羅列枕籍中，意會心謀，目往神授的度他們的歲月。

他們這樣的過了十幾年，明誠起復，連守青萊兩郡，但都是政事清閑的地方，所以他們仍然有暇繼續從事於學事的研討。故此明誠在東萊的時候，每當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天夜裏，吏散之後，他便靜治堂裏，校勘一卷，題跋一卷。

當明誠初到東萊的時候，易安居士並沒有和他同去，那時她曾寫了一首蝶戀花詞：

『淚濕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水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

抒寫他們別後的情懷，何等纏綿。

欽宗靖康元年，明誠守淄川。這時他們仍然極喜歡研究金石文字，據繆荃孫雲自在盦筆記說：

『唐白居易書楞嚴經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錢……趙明誠云：「淄川邢氏口之邨，邱地平深，水林晶清，牆麓礪礪布錯，疑有隱君子居焉。問之，茲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長好禮，遂告其廬。院中繁花生發，主人出接不厭，以

余爲茲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復前後相經過，遂出樂天所嘗楞嚴相示。因上馬疾馳歸，與細君共賞。時已二鼓下矣，酒渴，烹小龍鬪，相對展玩，狂喜不支，兩見燭拔，猶不欲寐，便下第爲之記。趙明誠……自序之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嘗跋於是時，此固俞理初所未見者。」

看他們那樣「狂喜不支」的情形，可見他們倆嗜古之深。但是這樣快樂的生活，那裏能永遠的享受，甜蜜的生涯，一霎那間，已成了回憶中的微笑。不久他們聽見金人侵犯京師的信息，四顧茫然，看到那些盈筐溢篋的古籍彝鼎，戀戀然，悵悵然，知道決不能長久的保存了。

靖康二年（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但是年五月始改元，故正之。）三月，易安居士隨明誠奔母喪到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康，其名建炎三年始改。）當時交通不便，有許多笨重的東西不能載走，只得把印本重大的書籍，多餘的圖畫，沒

有款識的古器棄捨了。然而還是不行，於是又把監本的書，平常的畫，以及重大的古器捨去。但是雖然這樣盡力的減裁，尙且滿載了十五車的書籍彝鼎，由東海運艚渡淮，又渡江，到金陵。那時候他們青州故居還存得有十幾間房子的書冊什物，打算第二年去收取。這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他們十幾間房子書冊什物，都化爲灰燼了。

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江寧府（卽建康）易安居士自從南渡之後，常常懷念京洛舊事，有一首永遇樂詞云：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怎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它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闔門多暇，記得編重三五——鋪翠冠兒，燃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花間重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可以看出她當時作客他鄉的心情。此外，她有一首南歌子：

「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幙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翠貼蓮蓬小，金綃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我以為也是她這時懷念京洛舊家的作品，而較前首寫的更好。易安居士極愛好自然，她在江寧的時候，每當下大雪的期間，她便頂笠披簑，循城遠望，有時得到好的詩詞，就要明誠同她唱和，明誠每每爲她所窘。

建炎三年三月，明誠罷官，他們便坐船由蕪湖經過姑孰，想要到江西去住家。五月的時候，他們到了池陽，其時高宗也已跑到江寧，故名爲建康府；詔明誠知湖州，易安居士便暫時住在池陽，明誠獨自赴召，東謁「行在。」

六月十三日，明誠負擔捨舟，在岸上和易安居士握別。那時候他精神極好，目光爛爛，但易安居士覺得別意戀戀，彷彿預感到一種不可名言的悲痛，問他道：「

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明誠遠遠的舉手答應她說：「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俱存亡，勿忘也。」說完，便騎馬馳去了。在路上奔馳，冒大暑受病，到建康之後，遂病殆。七月末，易安居士得到明誠的病信，憂急萬分，遂解舟東下，一天一夜走三百里地趕到建康，但明誠因爲誤吃了柴胡黃芩諸藥，病勢也已垂危，易安居士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明誠遂在蕭瑟的秋風中與易安居士永別了。易安居士悲痛欲絕，曾寫了一篇極沉痛的文章祭他，有句云：

「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墜，憐杞婦之悲深。」
可見易安居士悲哀的心情了。

明誠的喪事完畢之後，朝廷已經分遣百官，高宗其時也已跑到臨安，又有禁止渡江的消息，那時易安居士手邊還有兩萬卷的書籍，兩千卷的金石刻詞，和許

多其他的器皿雜物，事勢日非，易安居士想起陶誠的妹婿，從衛洪州，於是便派了兩個舊吏，先把書籍行李送去投他。

當明誠初到建康的時候，學士張飛卿因爲他愛好金石的原故，會拿了一把玉壺去給他看，但談了些時候，便仍然帶走了。其時建康置防，秋間，在安撫使擾攘的時候，有人誤傳他們把玉壺送到北朝去了，因此有趙張兩族都應當置獄的傳聞。這時候易安居士正病得利害，僅存喘息，故此不能到洪州去，仍然住在建康。聽到玉壺的事情，非常的懼怕，十一月，便把家裏所有的銅器等物，運到越州一行，去投進，但其時高宗也已又遷移到明州去了。她不敢再把這些東西留在家裏，於是便和寫本書一並寄到剡州去。後來官軍收叛卒，都流落到李將軍家裏，只有六七籠書書研墨，還放在她的床下，手自開闔，不忍再放到別的地方去了。

玉壺的流言發生的時候，幸有中書舍人綦綦禮（字叔厚）左右其事，所以

事情完了之後，易安居士曾因為和葦叔厚是舊親，而且這次極力幫忙的原故，作啓謝他。據雲麓漫抄所錄，文筆劣下，決不是易安居士的原作。大約是後來有些妒忌她的人，把她的原作改竄了，加些輕薄的話語，誣她改嫁張汝舟。但雲麓漫抄的謝啓是靠不住的，經俞正燮等代她辯證，已是不成問題的了。近人周苕農宮闈文選，也收錄得有易安居士的謝啓，文句頗異於雲麓漫抄所錄，據謝無量先生說：「苕農博洽，」但不知道他對於謝啓的裁創是以什麼爲依據。

十二月，金人破洪州，把易安居士所寄的書籍器皿——所謂連鱸渡淮者，一齊都燒燬盡了。建炎四年，易安居士悲憤之餘，只得到台州去找她的弟弟勒局，册定官李选。到了台州的時候，值台州亂，官吏都逃跑了，她們姊弟遂由台州到剡州，又到睦州，在途中棄捨了許多衣被，又由海道雇船跑到章安，這時候高宗也駐蹕在那裏。後來又跟從御船跑到溫州，輾轉到越州。四年十二月，放散百官，易安居士

又和她的弟弟跑到衢州。

紹興元年，易安居士復到越州，住在士民鍾氏的家裏。一天夜裏，她所纔然獨存的幾篋書畫研墨，竟失去了五篋。當時她悲痛極了，願意出很重的賞金來收贖。過了兩天，由鄰人鍾復皓那裏贖回了十八軸，其餘的竟終沒收回。後來才知道是被吳說運使用很賤的價錢買去了。自建中元年起，二三十年中，易安明誠兩人心血所收藏的書畫彝鼎到這時候散失將盡，所存者不過一兩本殘零不成部帙的書籍，三幾種平凡的畫帖，還在她的手邊；她每每獨自把玩着它們，一面流着眼淚，一面自個兒安慰自個兒說：

「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獨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然

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之，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錄後序）

這種中心本來悲痛極了，然而在沒有法子的時候，哭笑皆非的咽着血淚，自個兒安慰自個兒的話，我們在千載以下讀了，也會替她掉淚吧！

紹興二年，高宗移蹕到杭州，因此易安居士也由越州遷移到杭州去居住。

紹興三年，易安居士仍然居住在杭州。五月，高宗命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充奉表通問使，副使，到金去通問兩宮。易安居士因為「父祖出韓公門下，見此大號令，不能忘言，」所以寫了一首五言，首七言呈給他們，都是極優美的作品。

易安居士早年的作品，憧憬少女的情懷，充滿了青春的歡娛，才華綺麗，真是「點綴嫵媚似落花依草，」如：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浣溪紗）

何等嫵媚清新？中年以後，因為奔馳的悽苦，嫵居的孤寂，使她從少女的蜜夢中醒來，於是她從前的作品中作蘊含的艷麗的風格，也漸漸的消失，而變為悲涼激發的作風了。我們讀她上韓肖胄胡松年的兩首詩，何等的高亢悲涼。此外如：

「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

也都是意悲語明，悽惋動人的作品。

紹興四年八月，易安居士作金石錄後序。據洪邁容齋四筆記說：

「龍舒郡庫刻其書（指金石錄），而此序不見取；此獲見原稿於王順伯（厚之）」

則此序當以洪氏所錄最先行世。易安居士自靖康之後，以老嫗婦崎嶇兵間，而翁

姑的死亡，故鄉的眷戀，愛人的永別，書器的蕩燬，在在都使她感受生離，死別，悲哀，憤懣等無窮的心中風雨的摧殘。風霜憂患之餘，在金石錄後序裏無意地抒寫出來，遂成了她自個兒一篇極悽痛的自敘傳。這種真實的內心的抒寫，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文學作品，那能使我們不感動？十月，高宗將親征劉豫，令百官不預軍隊者，聽便避兵。易安居士聞淮上警報，於是遂同她的弟弟由臨安避兵西上，經過嚴子陵的釣臺，我們的詩人看着奔走名利的往來舟楫，緬懷古昔台上的隱士，使她不得不這樣的歌歎：

「巨艦只因緣利往，扁舟亦是爲名來；往來有媿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台。」

到了金華之後，住在一家姓陳的公館裏，十二月，作打馬圖說及打馬賦。易安居士於詩詞之外，駢文和散文也都作的極好，朱熹說：

「本朝婦人能文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

可見她的文章也很爲當時和後來的人們所推許。

紹興十一年端午，易安居士代她的親聯爲內命婦者作了三首帖子詞，進給高宗。適巧這年沒有賞賜翰林們的金帛，於是他們都以爲是易安居士進帖子詞的原故。因此，當時的翰林如秦楚材等都因此起了妒忌她的心思。易安居士在當時頗受一般人的妒忌，何況易安居士原是朴直不羈的人，只知道說她自個兒要說的話，不知道什麼是虛僞，而且她對於每種學識又都有極精選的研究，所以她對於她所不滿意的人，往往毫不避諱，一點不客氣的加以批評，因此更得罪了不少的人。當紹興二年的時候，張九成新中進士，易安居士對於他們頗不滿意，於是她遂寫成了一首詩，譏諷當時應舉的進士說：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雖說傳誦一時，卽應舉者亦服其工對，然而因此遂引起許多人的嫌惡。由此可見

她之樸質而愛得罪人，所以後來被人家污毀她改嫁並非無因。

易安居士在金華住的時候極久，約有二十年左右，在這樣長的期間，她一定創作了不少的作品，有一首曉夢詩云：

「夢曉隨疎鐘，飄然躋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萼綠華。愁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棗如瓜。翩翩垂髮女，貌妍語亦佳。嘲辭鬥詭辯，活火烹新茶。雖乏上元術，遊樂亦莫涯。人生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斂衣坐，掩耳厭喧嘩。心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

這首詩抒寫得異常的灑脫，可以借此看出她居住在金華時的心懷。俞理初批評她這首詩，說是秀朗而有仙骨。又有一首武陵春，玩其詞意，大約也作於此時，詞曰：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很可以代表她晚年的作品的風格，而看出她獨居後的情思。

易安居士工於詩詞文章，又長於繪事。據宋濂學士集說，明人陳查良藏有易安居士所畫琵琶行圖。又太平清話說，莫廷韓買得易安居士所畫墨竹一幅。可見她在當時確是長於繪畫，而且有不少的作品。

關於易安居士的事蹟，據我們所知道的大略如此。以後的事情，我們便不大知道了，僅僅由俞理初的易安居士事輯裏，知道她依弟迨終老金華；但她的卒年，我們仍不知道，不過據我的推想，當辛棄疾生時（高宗紹興十年）她仍然健在。又據俞理初的攷證：

「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恭崇禮塔陽夏謝飯，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壽林按：應作五十九）仍稱爲趙令人李。」

則易安居士五十九歲還沒有死。且據金石錄漢巴官錄量銘條下小注說：

「此盆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云：「其一日秦刀巴官，三百五十戊。永平七年第
二十七酉。」余紹興庚午親見之。」

我們知道金石錄一書，完全出於趙明誠之手，易安居士與其校勘，間有附益，此外並沒有別人加以註釋。明誠既卒於建炎三年，則此注當出於易安居士之手。此種推論如果不錯的話，則當紹興二十年易安居士仍然健在。以後的事，便不可考了。故此我以為她的卒年，大約是在紹興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一一五〇——一一五五）之間。然而沒有更確切的證據，所以也不敢十分自信。

據俞理初的易安居士事輯的考證，易安居士並沒有子女，晚年奔馳孤苦，所以她的事蹟和作品，大都散失不傳。她的著作，後人集為文集七卷漱玉詞六卷。可惜散佚大半，存留到現今的極少，不過漱玉詞一卷，和其他的詩文數篇而已。這是我們愛好文學者所同引為憾事的，雖然，却更使我們覺得它的可貴而應當加意

珍惜了。

對於易安居士的一切，至此已大略介紹明白；但是我很慚愧，因為有許多問題，以我的淺學，未能考定，希望國內外的學者加以解釋。此外，更有些問題，我述說得不妥或不清楚，也希加以反證，引申，或修改。至於文字上的拙笨，更其是希望讀者的原諒。

十三，十一，十，夜，初稿。

十六，七，十七，夜，再易稿。

易安居士年表

神宗元豐六年癸亥（公元一〇八三） 易安一歲。

易安居士以是年生於山東濟南之柳絮泉上。

時，詞人歐陽修已死十年，蘇東坡已死十五年。

徽宗建中元年辛巳（一一〇一） 易安十九歲。

是歲，易安居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於東京。未久，明誠出遊，易安居士作一

翦梅詞贈之。

徽宗崇寧元年壬午（一一〇二） 易安二十歲。

是歲，詞人秦觀卒。

蔡京相，籍元祐黨人碑。易安居士父李格非因黨籍罷官，易安居士以詩上趙

挺之救父。

崇甯二年癸未（一一〇三） 易安二十一歲。

是歲，趙挺之相，明誠出仕。

崇甯四年乙酉（一一〇五） 易安安二十三歲。

是歲三月，舅挺之爲尙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六月，因避蔡京嫉，自請罷免。

崇甯五年丙戌（一一〇六） 易安二十四歲。

是歲，詞人黃山谷卒。

正月，上詔求直言，蔡京罷相，舅挺之復職。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一一〇七） 易安二十五歲。

是歲，蔡京復相，舅挺之罷相遂卒。金石錄後序云：「後屏居鄉里者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計之，易安居士與趙明誠必以父喪同歸諸城，屏居鄉里當

自是年始。

徽宗政和元年辛卯（一一二一）。易安二十九歲。

是歲，仍居諸城。九月，與明誠刻雲巢石於其居。王志修撰居士畫像題詞注云：

「石高五尺，玲瓏透豁。上有「雲巢」二隸書，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

甫易安同記。」

政和三年癸巳（一一二三）。易安三十一歲。

是歲秋，易安居士寫照，明誠爲題詞云：「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

借隱。」

政和七年丁酉（一一二七）。易安三十五歲。

是歲，金石錄書成。

徽宗宣和二年辛丑（一一二二）。易安三十九歲。

易安居士年表

是歲，明誠知東萊，易安居士感懷詩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萊。』則初未同往，故曾作蝶戀花詞寄明誠，有『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之句。

宣和七年乙巳（一一二五） 易安四十三歲。

是歲，詞人陸游生。

仍居萊。十二月，徽宗傳位太子，欽宗立。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一一二六） 易安四十四歲。

是歲，易安居士隨明誠知淄川。

正月，金人犯東京；十二月，又犯東京。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一一二七） 易安四十五歲。

是歲三月，易安居士隨明誠奔母喪於江寧，載書畫古器十五車，連艦渡江。

是年三月，金人以二帝北去；五月高宗卽位南京，始改號建炎。十一月，帝幸揚州。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易安居士遺物十餘室盡成灰燼。

建炎二年戊申（一一二八） 易安四十六歲。

是歲九月，明誠起復，知江寧府。易安居士南渡之後，常懷京洛舊事，至建康，作永遇樂詞。周輝清波雜誌云：「明誠在建康，易安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廣和，明誠每苦之。」喻正已詩話倚永云：「建炎初秋，從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焜。」

建炎三年己酉（一一二九） 易安四十七歲。

是歲三月，易安居士以明誠罷官，遂同溯江西上，將卜居於贛水。五月，駐家池陽；明誠被召知湖州，獨赴建康行在。七月末，明誠病於行在，易安居士遂解舟。

赴建康。八月十八日，明誠卒，易安居士悲痛之餘，爲文以祭之。葬事既畢，易安居士大病。既將赴洪州，遣人先以行李書籍往。會以玉壺事，有頌金之謠，或言上聞，大懼；九月遂往謁越州行在，進古器；時帝已移幸四明，乃并寫本書寄刻。復往依弟迓於台州。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易安居士所寄輜重，所謂連艦渡江之書，遂盡散失。

建炎四年庚戌（一一三〇） 易安四十八歲。

是歲正月，易安居士至台州，又之刻，之睦，走黃巖入海之章安。時，高宗駐蹕章安，旋又從御舟之溫。三月，金兵退，復之越州。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州。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一一三一） 易安四十九歲。

是歲，高宗駐蹕越州。三月，易安居士復之越，寓士民鍾氏宅。

紹興二年壬子（一一三二） 易安五十歲。

是歲正月，高宗如杭州。易安居士亦自越之杭。四月，賜進士張九成等及第，易安居士作詩嘲之。

紹興三年癸丑（一一三三） 易安五十一歲。

是歲五月，以韓肖胄胡松年爲金國軍前通問使，北使金國，通問兩宮，易安居士作詩上之。

紹興四年甲寅（一一三四） 易安五十二歲。

是歲八月，撰金石錄後序。十月，高宗將親征劉預，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聽便避兵。易安居士聞淮上警報，隨其弟迨自臨安經嚴灘避兵至金華，卜居陳

氏宅。十二月，作打馬圖說及打馬賦。

紹興五年乙卯（一一三五） 易安五十三歲。

是歲，易安居士仍居金華，作武陵春一闕。

紹興十年庚申（一一四〇） 易安五十八歲。

是歲，易安居士仍居金華。其同鄉詞人辛棄疾生。

紹興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 易安六十一歲。

是歲，易安居士仍居金華，代人撰端午帖子詞。

紹興二十年庚午（一一五〇） 易安六十八歲。

是歲，易安居士作漢巴官鐵量器銘注。

案：易安居士事蹟，自庚午以下無考，或依李迥終老金華。卒年約在紹興二

十年至二十五年（一一五〇——一一五五）之間。

丁卯冬壽林再易稿於京華浮翠室

清照詞卷下

漱玉詞目錄

南歌子

轉調滿庭芳

漁家傲

如夢令二首

多麗

菩薩蠻二首

浣溪紗三首

鳳凰臺上憶吹簫

一翦梅

漱玉詞目錄

清照詞

蝶戀花二首

鷓鴣天

小重山

怨王孫

臨江仙

醉花陰

好事近

訴衷情令

行香子

壺中天慢

武陵春

聲聲慢

添字采桑子

攤破浣溪紗

清平樂

點絳脣

慶清朝慢

滿庭芳

御街行

青玉案

采桑子

浣溪紗三首

漱玉詞目錄

戀王孫二首

浪淘沙二首

帶人嬌

漁家傲

蝶戀花

玉樓春

永遇樂

減字木蘭花

攤破浣溪紗

瑞鷓鴣

憶秦娥

二色宮桃

品令

行香子

漱玉詞

宋 濟南 李清照 易安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轉，人間籬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
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轉調滿庭芳

芳草池塘，綠陰庭院，晚晴寒透窗紗。玉鉤金鏤，管是客來嚙。寂寞樽前席上，惟愁海角天涯。能留否？
酴醾落盡，猶賴有梨花。當年曾勝賞，生香薰袖，活火分茶。極目猶龍矯馬，流水輕車。不怕風狂雨驟，恰才稱、煮酒殘花。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

漱玉詞

漁家傲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鷺。

又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多麗

小樓寒，夜長，簾幕低垂。恨瀟瀟無情風雨，夜來揉損瓊肌。也不似貴妃醉臉，也不似

孫壽愁眉；韓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將比儂未新奇，細看取，屈平陶令，風韻正相宜。微風起，清芬醞藉，不減醪醑。漸秋闌，雪清玉瘦，向人無限依依。似愁凝漢皋解佩，似淚洒執扇題詩。朗月清風，濃煙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縱愛惜，不知從此，留得幾多時？人情好，何須更憶，澤畔東籬。

菩薩蠻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又

歸鴻聲斷殘雲碧，背窗雪落爐烟直。燭底鳳釵明，釵頭人勝輕。角聲催曉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難，西風留舊寒。

浣溪紗

漱玉詞

莫許盃深琥珀濃，未成沈醉意先融，疎鐘已應晚來風。
瑞瑤香消魂夢斷，辟寒金
小髻鬢鬆，醒時空對燭花紅。

又

小院閉窗春色深，重簾未捲影沈沈，倚樓無語理瑤琴。
遠岫出山催薄暮，細風吹
雨弄輕陰，梨花欲謝恐難禁！

又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鱸沈水鼻殘煙，夢回山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鬥草，江梅已
過柳生綿，黃昏疎雨溼秋干。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
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

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更添一段
新愁。

一翦梅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
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蝶戀花

淚溼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惜
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

又

暝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
試夾衫金鏤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

鷓鴣天

寒日蕭蕭上鎖窗，梧桐應恨夜來霜。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秋已盡，日猶長，仲宣懷遠更淒涼。不如隨分樽前醉，莫負東籬菊蕊黃。

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開勻。碧雲籠碾玉成塵，留曉夢，驚破一甌春。花影壓重門，疎籬鋪淡月，好黃昏。二年三度負東君，歸來也，著意過今春。

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同頭，似也恨，人歸早！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扃。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感

月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彫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好事近

風定落花深，籬外擁紅堆雪。長記海棠開後，正是傷春時節。酒闌歌罷玉樽空，青缸暗明滅。魂夢不堪幽怨，更一聲嘯鴉。

訴衷情令

夜來沈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春睡，夢斷不成歸。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按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

行香子

薄玉編

草際鳴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堵月地，關鎖千里。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星橋鵲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離中；甚雲兒晴，雲兒雨，雲兒風？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一——怎一個愁字了得！

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攤破浣溪紗

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熱水，莫分茶。枕上詩篇閒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終日向人多醞藉，木樨花。

漱玉詞

清平樂

年年雪裏，常插梅花醉。按盡梅花無好意，贏得滿衣清淚。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

點絳脣

寂寞探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倚徧闌干，祇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

慶清朝慢

禁幄低張，雕闌巧護，就中獨占殘春。容華澹冶，綽約俱見天真。待得羣花過後，一番風露曉妝新。妖嬈態，妒風咬月，長殢東君。東城邊，南陌上，正日烘池館，競走香輪。綺筵散，日誰人可繼芳塵？更好明光宮裏，幾枝先向日邊勻。金樽倒，擲了畫燭，不管黃昏。

滿庭芳

小閣藏春，閉窗鎖畫，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手種江梅漸好，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恰似，何遜在揚州。從來知韻勝，難禁雨積，不耐風揉。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消玉減，須信道、跡掃情留。難言處，良宵淡月，疎影尚風流。

御街行

簾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烟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疎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青玉案

征鞍不見邯鄲路，莫便匆匆歸去。秋正蕭蕭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相逢各自傷遲暮，獨把新詩誦奇句。壘絮家風人所許，如今憔悴，但餘雙淚，一

似黃梅雨。

清照詞

采桑子

晚來一陣風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淡妝。
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幮枕簟涼。

浣溪紗

繡幕芙蓉一咲開，斜偎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
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牋嬌

又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傷心莫上最高梯。
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入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又

鬢子傷春懶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疎。
玉鸞熏鑪間瑞腦，朱櫻斗帳掩流蘇，通犀還解避寒無。

怨王孫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寶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掃殘紅？夜來風。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歸期負。此情此恨，此際擬託行雲，問東君。

又

帝里春晚，重門深院；草綠階前，暮天雁斷。樓上遠信誰傳？恨絲絲。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捨，又是寒食也。秋千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

浪淘沙

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疎梅影下晚妝新，裊裊婷婷何樣似，一縷輕雲。歌巧動朱唇，字字嬌嗔。桃花深徑一通津。悵望瑤台清夜月，還照歸輪。

漱玉詞

又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峯，雨潤烟濃。一江春水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帶人嬌

玉瘦香濃，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樓楚館，雲間水遠。清晝永凭闌，翠簾低捲。座上客來，樽中酒滿，歌聲共水流雲斷。南枝可插，更須頻翦，莫直待西樓，數聲羌管。

漁家傲

雪裏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瓏地。共賞金尊沉綠蟻，莫辭醉，此花不與羣花比。

蝶戀花

永夜懨懨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爲報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隨

意杯盤雖草草，酒美梅酸，恰稱人懷抱。醉裏插花莫咲，可憐春似人將老。

玉樓春

紅酥肯放瓊瑤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醞藉幾多時，但見包藏無限意。道人憔悴春窗底，閒拍闌干愁不倚。要來小看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

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烟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燃金雪柳，綵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花間重去。不如向籬兒底下，聽人喚語。

減字木蘭花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泪點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

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

攤破浣溪紗

揉破黃金萬點明，翦成碧玉葉層層。風度精神如彥輔，太鮮明。梅藥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結苦麝生。熏透愁人千里夢，卻無情。

瑞鷓鴣

風韻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爲奴。誰憐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誰教並蒂連枝摘，醉後明皇倚太真。居士擘開真有意，要吟風味兩家新。

憶秦娥

臨高閣，亂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鴉遶後，暮天聞角。斷香殘酒情懷惡，口口催
觀梧桐落。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

二色宮桃

鏤玉香苞酥點萼，正萬木園林蕭索。惟有一枝雪裏開，江南有信憑誰托？
賞登高閣，歎年來舊歡如昨！聽取樂天一句云：花開處且須行樂。 前年記

品令

急雨驚秋曉，今歲較秋風早。一觴一詠，更須莫負，晚風殘照。可惜蓮花已謝，蓮房尙小。汀蘋岸草，怎稱得人情好？有些言語，也待醉折荷花向道；道與荷花，人比去年總老。

行香子

天與秋光，轉轉情傷，探金英知近重陽。薄衣初試，綠蟻新嘗。漸一番風，一番雨，一番涼。黃昏院落，悽悽惶惶，酒醒時往事愁腸。那堪永夜，明月空牀。開砧聲搗，蛩聲細，漏聲長。

編者懷疑的詞目錄

玉燭新

品令

菩薩蠻

如夢令

生查子

點絳脣

臨江仙

柳梢青

小桃紅

編者懷疑的詞目錄

清照詞

搗練子

喜團圓

憶少年

清平樂

春光好

玉樓春

河傳

七娘子

泛蘭舟

遠朝歸

又

十月梅

眞珠髻

擊梧桐

沁園春

編者不疑的詞目錄

八三

編者懷疑的詞

玉燭新

溪源新臘後，見幾朵江梅，裁翦初就。暈酥砌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前邨昨夜，想
弄月黃昏時候，孤岸峭，疏影橫斜，濃香暗沾襟袖。尊前賦與多才，問嶺外風光，故
人知否？壽陽謾鬪，終不似照水一枝清瘦。風嬌雨秀，好插繡華盈首。須信道，羌
邃無情，看看又奏。

案：此闕見梅苑，一作周美成詞。

品令

零落殘紅，恰渾似燕脂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新竹。寂寞幽閨坐，對小園
嫩綠。登臨未足，悵游子歸期促！它年魂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淩波時，爲故

編者懷疑的詞

人疑目。

案：此闕見汲古閣未刻本及花草粹編，一作曾公袞詞。

菩薩蠻

綠雲鬢上飛金雀，愁眉翠斂春煙薄。香閣揜夫容，畫屏山幾重。 牕寒天欲曙，猶結同心苣。嗔粉污羅衣，問郎何日歸？

案：此闕見詞統，一作牛嶠詞。

如夢令

誰伴明牕獨坐？我共影兒兩個。燈盡欲冥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

案：此闕見詞統，一作向豐之詞。

生查子

年年玉鏡臺，梅蕊宮妝困。今歲不歸來，怕見江南信。酒從別後疏，淚向愁中盡。薄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

案：此闕或作朱淑貞詞。

點絳脣

賦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驀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案：此闕或作無名氏詞。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春遲。爲誰憔悴瘦芳姿？夜來清夢好，應是發南枝。玉瘦檀輕無限恨，南樓羌管休吹。濃香開盡有誰知？暝風遲日也，別到杏花時。

案：此闕疑有僞，似借前臨江仙調撫擬爲之者。

編者懷疑的詞

柳梢青

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丁香露泣殘枝，
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又多情多感，不干風月。

案：此闕詞譜作賀方回詞。

小桃紅

後園春早，殘臘蒙烟草。數樹寒梅，欲綻香英；小妹無端折盡，斂頭朶滿，把金尊細細
傾。憶得往年同伴，沈吟無限情。只惱東風，莫便吹零落，惜取芳菲眼下明。

案：此闕梅苑雖作易安詞，但合見珠玉詞。

搗練子

欺萬木，怯寒時，倚欄初認月宮姬。試新妝，披素衣。孤標韻，暗香奇，冰容玉艷綴瓊
枝。惜陽和，天付伊。

喜團圓

輕攢碎玉，玲瓏竹外，脫去繁華。殢東君先點破，壓羣花。瘦影生香，黃昏月館，清淺溪沙。仙標淡埭，偏宜么鳳，肯帶棲鴉。

憶少年

疎疎整整，斜斜淡淡，盈盈脈脈。徒憐暗香句，笑梨花顏色。羈馬蕭蕭行又急，空回首水寒沙白。天涯倦牢落，忍一聲羌笛。

清平樂

寒溪過雪，梅蕊春前發。照影弄姿香萼萼，臨水一枝風月。夢遊髣髴仙鄉，綠窗曾見幽芳。事往無人共說，愁聞玉笛聲長。

春光好

看看臘盡春回，消息到江南早梅。昨夜前村深雪裏，一朵花開。盈盈玉藥如裁，更

風清香暗來。空使行人腸欲斷，駐馬徘徊！

玉樓春

臘前先報東君信，清似龍涎香得潤。黃輕不肯整齊開，比着紅梅仍舊韻。纖枝瘦，綠天生嫩，可惜輕寒催挫損。劉郎只解誤桃花，悵悵今年春又盡。

河傳

香苞素質，天賦予傾城標格。應是曉來，暗傳東君消息，把孤芳，回暖律。壽陽粉面增妝飾，說與高樓，休更吹羌笛。花下醉賞留取，時倚闌干，鬪清香，添酒力。

七娘子

清香浮動到黃昏，向水邊疎影梅開盡。溪邊畔，清蕊有如淺杏，一枝喜來東君信。風吹只怕霜侵損，更新來插向多情鬢。壽陽妝，鑑雪肌玉瑩。嶺頭別，微添粉。

泛蘭舟

霜月亭亭時節，野溪開冰灼。故人信，付江南，歸也仗誰托？寒影低橫，清香暗渡；疎籬幽院何在？秦樓朱閣，稱簾幕。攜酒共看，依依承醉更堪作。雅淡一種，天然如雪綴烟薄。腸斷相逢，手撚嫩枝，追思渾似，那人淺妝梳掠。

遠朝歸

金谷先春，見乍開江梅，晶明玉膩。珠簾院落，人靜雨疎烟細；橫斜帶月，又別是一般風味。金尊裏，任遣英亂點，殘粉低墜。惆悵！杜隴當年，念水遠天長，故人難寄。山城倦眼，無緒更看桃李。當時醉魄，算依舊徘徊花底。斜陽外，謾回首畫樓十二。

又

新律才交，早舊梢南枝，朱污粉膩。烟籠淡妝，恰值雨膏初細；而今看了，記他日酸甜滋味。多應是，伴玉簪鳳斂，低極斜墜。迤邐，對酒當歌，春戀得芳心，竟日何際？春光付與，尤是見欺桃李。叮嚀寄語，且莫負尊前花底。乘沉醉，儘銅壺漏傳一二。

十月梅

千林凋盡，一陽未報，已綻南枝。獨對霜天，冒寒先占花期。清香映月浮動，臨淺水疎影斜欹。孤標不似，綠李夭桃，取次成蹊。縱壽陽妝臉偏宜，應未笑，天然雅態冰肌。寄語高樓，凭欄誰管休吹。東君自是爲主，調鼎鼎終付他時。從今點綴，百草千花，須待春歸。

眞珠髻

重重山外，冉冉流光，又是殘冬時節。小園幽徑，池邊樓畔，翠木嫩條春別。纖藥輕苞，萼染猩猩鮮血。乍幾日好景和風，次第一齊催發。天然香艷殊絕，比雙成皎皎，倍增芳潔。去年因遇東歸使，指遠恨意曾攀折。豈謂浮雲終不放，滿枝明月。但歎息，時飲金鐘，更繞叢叢繁雪。

擊梧桐

雪葉紅凋，煙林翠減，獨有寒梅難並。瑞雪香肥，碎玉奇姿，適得佳人風韻。清標暗拆芳心，又是輕洩江南春信。最好山前水畔，幽閒自有，橫斜疎影。盡日凭闌，尋思無語，可惜飄瓊飛粉。但悵望王孫，未賞空使，清香成陣。怎得移根帝苑，開時不與衆芳免教向深巖暗谷，結成千萬恨。

沁園春

山驛蕭疎，水亭清楚，仙姿太幽。望一枝穎脫，寒流林外，爲傳春信，風定香浮。斷送光陰，還同昨夜，葉落從知天下秋。憑闌處，對冰肌玉骨，姑射來游。無端品笛悠悠，似怨感長門人淚流。奈微酸已寄，青青杪助。當年太液，調鼎和羹。樵嶺漁橋，依稀精彩，又何藉紛紛俗士求。孤標在，想繁紅鬧紫，應與包羞。

案：以上十五闋，僅見梅苑，證據既孤，詞復膚淺，故存疑。

校勘記

小引

易安居士千古詞人，而其所爲漱玉詞，元明以來，散失過半。案宋史藝文志著錄易安詞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著錄漱玉集一卷；解題又謂別本分五卷；而黃叔暘則謂漱玉集三卷。然明時楊用修已慨未見其全，則漱玉詞之湮沒於世也久矣。故清時四庫全書所錄，止漱玉詞一卷，卽古虞毛氏汲古閣本也。

近日坊間所傳，鮮有精者，余所見凡五本：一汲古閣詩詞雜俎本；二四印齋所刻詞本；三漱玉詞斷腸詞合刻本；四時中合作書社標點本；五冷雪齋叢書本。但或搜錄未備，如汲古閣本及漱玉詞斷腸詞合刻本僅錄詞十餘闕；或真僞莫辨，如四

印齋本標點本冷雪齋叢書本所錄，假托曠汙之作，往往而有。然四印齋本校訂尙精，冷雪齋叢書本搜羅略富，固自可用，今茲所刻，卽以爲據；更參以諸家選集，用獲兼收並校之益。而於疑爲僞托之詞，則別爲錄出，另以「編者懷疑之作」爲標題，將待後之君子，加以論證。其各本文字有不同者，則姑就臆見之以爲允妥者錄入，而另附校勘記者，將以便讀者之參考也。

丁卯仲冬，壽縣張壽林校竟記。

校勘記

南歌子

人間「簾」幕垂，「簾」歷代詩餘作「翠」。

轉調滿庭芳

「玉鈞」金鑲，四印齋本缺「玉鈞」二字。

惟「愁」海角天涯，四印齋本無「愁」字，惟字下缺二字。

猶賴有「梨花」，四印齋本缺「梨花」二字。

「極目猶」龍嬌馬，四印齋本無「極目猶」三字，龍字上缺二字。

恰才稱袁酒「殘」花，「殘」別本作「淺」。

漁家傲

星河欲「轉」千帆舞，「轉」歷代詩餘作「曙」。

學詩「謾」有驚人句，「謾」歷代詩餘作「復」。

蓬舟吹「取」三山去，「取」樂府雅詞作「向」。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暮」樂府雅詞作「夢」。

誤入「藕花」深處，「藕花」花草粹編作「芙蓉」。

驚起一「灘」鷗鷺，「灘」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行」。

多麗

也不似孫壽「愁」眉，「愁」一本作「低」。

似愁凝漢「皋」解佩，「皋」樂府雅詞作「幕」。

「朗」月清風，「朗」一本作「明」。

天教憔悴「度」芳姿，「度」一本作「瘦」。

菩薩蠻

「曙」色回牛斗，「曙」一本作「霽」。

西風「留」舊寒，「留」一本作「思」。

浣溪紗

「疎鐘」已應晚來風，四印齋本缺「疎鐘」二字。

又

遠岫出「山」催薄暮，「山」一本作「雲」。

鳳凰臺上憶吹簫

起來「慵自」梳頭，「慵自」四印齋本作「人未」。

任寶奩「塵滿」，「塵滿」四印齋本作「閒掩」。

生怕「離懷別苦」，「離懷別苦」四印齋本作「閒愁暗恨」。

「新來」瘦，「新來」四印齋本作「今年」。

「休休」，四印齋本作「明朝」。古今詞選作「悠悠」。

千萬「遍」陽關，「遍」一本作「徧」。

也「則」難留，「則」四印齋本作「卽」。

念武陵「人遠」，「人遠」四印齋本作「春晚」。

校勘記

「煙」鎖「秦樓」四印齋本作「雲」鎖「重」樓。

「惟有」樓前「流」水，四印齋本作「記取」樓前「綠」水。
從今「更添」一段新愁，「更添」一本作「又數幾」。

一翦梅

雁字「回」時，「回」詞律作「來」。

月滿「西」樓，一本無「西」字。

兩處「閒」愁，樂府雅詞無「閒」字。

「却」上心頭，「却」花草粹編歷朝名媛詩詞均作「又」。

蝶戀花

淚「涇羅」衣脂粉「滿」，別本作淚「搵征」衣脂粉「喚」。

「四」疊陽關，「四」樂府雅詞作「三」。

「唱到」千千遍，「唱到」歷代詩餘作「聽了」；花草粹編作「唱了」。
人道山長「山」又斷，「山」一本作「水」。

「好把」音書憑過雁，「好把」一本作「若有」。

又

暖雨「晴」風初破凍，「晴」一本作「和」。

柳「眼」梅「腮」，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柳「潤」梅「輕」。

乍試夾「衫」金縷縫，「衫」別本作「衣」。

山枕「斜欹」，「斜欹」一本作「欹斜」。

鷓鴣天

「寒」日蕭蕭上鎖窗，「寒」一本作「盡」。

不如隨分樽前「醉」，「醉」花草粹編作「酒」。

校勘記

小重山

「留」「曉」夢，歷代詩餘無「留」字；「曉」一本作「晚」。
驚破一甌「春」，「春」歷代詩餘作「雲」。

怨王孫

紅稀少，歷代詩餘少字上有「香」字。
「似」也恨，歷代詩餘作「應」也恨。

臨江仙

人「老」建康城，「老」一本作「客」。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白香詞譜作薄霧濃「雲」愁永晝。
瑞腦「消」金獸，「消」詞律作「噴」。

「佳」節又重陽，「佳」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時」。

「玉」枕紗廚，「玉」詞律作「寶」。

半夜「涼」初透，「涼」詞律作「秋」。

人「比」黃花瘦，「比」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似」。

好事近

正「是」傷春時節，王鵬運曰：「「是」字疑衍」。

青「缸」暗明滅，「缸」花草粹編作「紅」。

更一聲「啼」鳩，「啼」花草粹編作「殘」。

訴哀情令

此詞原題「訴哀情」，案訴哀情有單調有雙調，皆與此詞不同。據毛鈔本及花草粹編，當是訴哀情令，一名漁父家風。

酒醒熏破春「睡」四印齋本作酒醒熏破「惜」春「夢」
「夢斷」不成歸，「夢斷」四印齋本作「遠又」。

行香子

花際鳴「蕊」，「蕊」一本作「蛩」。
雲階月「地」，「地」一本作「色」。
星橋鵲「駕」，「駕」花草粹編作「雀」。

壺中天慢

此詞或題「念奴嬌」案壺中天慢亦名念奴嬌。

重門「須」閉，「須」一本作「深」。
龍柳嬌「花」寒食「近」，「花」陽春白雪作「鶯」。
「征」鴻過盡，「征」陽春白雪作「飛」。
彤管遺編無「近」字。

萬千心事「難」寄，「難」陽春白雪作「誰」。

簾垂「四」面，「四」陽春白雪作「三」。

「玉闌干慵」倚，陽春白雪作「閒拍闌干」倚。

被冷香消新「夢覺」，「夢覺」彤管遺篇作「覺夢」。

清露晨「流」，「流」四印齋本作「梳」。

「新」桐初引，「新」陽春白雪作「疎」。

「日」高煙歛，「日」陽春白雪作「雲」。

更看「今」日晴未，「晴」陽春白雪作「明」。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花」詞律作「春」。

日「晚」倦梳頭，「晚」詞律作「曉」。

也擬汎「輕」舟，「輕」歷朝名媛詩詞作「遍」。

聲聲慢

「最」難將息，「最」歷朝名媛詩詞作「正」。
怎敵他「晚」來風急，「晚」詞綜作「曉」。

添字採桑子

此詞花草粹編誤作「減字木蘭花」。

窗前「種得」芭蕉樹，「種得」歷代詩餘作「誰種」。

點滴「淒清」，「淒清」花草粹編作「霖霖」。

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花草粹編作愁損「北」人不慣聽。

點絳脣

柔腸一寸愁千「縷」，「縷」一本作「里」。

連天「芳草」，「芳草」四印齋本作「芳樹」；花草粹編作「衰草」。

滿庭芳

寂寥「恰」似，「恰」梅苑作「渾」。

難「禁」雨藉，「禁」梅苑作「堪」。

莫恨香消「玉」滅，「玉」梅苑作「雲」。

須信道「跡掃」情留，「跡掃」四印齋本作「掃跡」。

青玉案

秋「正蕭蕭」何「以」度，「正蕭蕭」花草粹編作「風蕭條」。「以」一本作「所」。

獨把新「詩」誦奇句，「詩」一本作「詞」。

「似黃」梅「雨」，「梅」一本作「花」。

采桑子 浣溪紗

此二詞王鵬運謂前調：「詞意膚淺，不類易安手筆。」後調：「明明是淑貞月上柳梢，人約黃昏詞意；蓋既汗淑貞，又汗易安也。」疑皆未允，蓋王氏既無確證，且不免以道德眼光批評文學之譏。兩詞溫存纏綿全是性情中語，類易安少作，當非僞也。

浣溪紗

「傷心」莫上最高梯，「傷心」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勸君」。

新筍「已」成堂下竹，「已」一本作「看」。

落花都「入」燕巢泥，「入」古今詞選作「上」。

又

鬢子傷春「懶」更梳，「懶」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慵」；歷朝名媛詩詞作「惱」。

「通」犀還解避寒無，「通」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遣」。

浪淘沙

遠「照」歸輪，「照」毛子晉詩詞雜俎本作「送」。

又

雨潤「煙」濃，「煙」歷代詩餘作「雲」。

「江春」水「醉醒中」，「水」一本作「浪」。

鬻人嬌

今年恨探梅「又」晚，「又」一本作「較」。

漁家傲

雪裏已「知」春信至，「知」梅苑作「和」。

蝶戀花

校勘記

醉「裏」插花花莫笑，「裏」一本作「莫」。

玉樓春

紅酥肯放瓊「瑤」碎，「瑤」梅苑作「苞」。

不知蘊藉幾多「時」，「時」梅苑作「香」。

「閒拍」闌干愁不倚，「閒拍」花草粹編作「悶損」。

要來小「看」便來休，「看」花草粹編作「着」；梅苑作「酌」。

永遇樂

染柳煙「濃」，「濃」貴耳集作「輕」。

風鬟「霧」鬢，「霧」一本作「霜」。

怕「向花」間「重」去，四印齋本作怕「見夜」間「重」去。

減字木蘭花

泪「點」輕勻，「點」別本作「染」。

攤破浣溪紗

揉破黃金萬點「明」，「明」別本作「輕」。

「太」鮮明，「太」別本作「大」。「太」「大」古通。

二色宮桃

鑊玉香「苞」酥點萼，「苞」欽定詞譜作「葩」。

江南「有信」憑誰托，「有信」欽定詞譜作「信更」。

附編者懷疑的詞校勘記

玉燭新

「裁剪」初就，「裁剪」一本作「剪裁」。

暈酥「砌」玉芳英嫩，「砌」一本作「破」。

校勘記

「問」嶺外風光，「問」一本作「向」。

好插繡花盈首，一本作好「亂」插繡華盈首。

須信「道」，一本無「道」。

羌「遂」無情，「遂」一本作「筵」。

品令

「恰渾」似燕脂色，一本作似燕脂「顏」色。

寂寞幽「闈坐」，一本無「闈坐」二字。

對小「園」嫩絲，「園」一本作「窗」。

它年「魂縹」，「魂縹」一本作「縹魂」。

時爲故人「凝」目，「凝」四印齋本作「留」。

如夢令

我「共」影兒兩個，「共」一本作「和」。
燈盞欲「暝」時，「暝」一本作「眼」。

臨江仙

玉「瘦」檀郎無限恨，「瘦」花草粹編作「捐」。
濃香「開」盡有誰知，「開」花草粹編作「吹」。

柳梢青

丁香露泣殘枝「銷」，「銷」欽定詞譜作「算」。
自是休「又」多情多感，「又」欽定詞譜作「文」。

詞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古今詞品）沈雄曰：「李易安」被冷香消清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又「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楊用修以其尋常言語，度入音律，殊爲自然。但「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正詞家所謂「以易爲險，」「以故爲新」者，易安先得之矣。」

楊慎曰：「詞於文章爲末藝，非自選詩樂府來，必不能入妙……易安之「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全用世說。」

胡應麟曰：「辛詞「泛菊杯深，吹梅笛怨。」蓋用易安「染柳烟輕，吹梅笛怨」

也。」

（古今詞論）柴虎臣曰：「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

張祖望曰：「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癡語也，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迹。」

（樂府紀聞）李清照每愛歐陽公蝶戀花詞：「庭院深深深幾許……」作庭院深深曲，卽臨江仙也。」

（詞林記事）查初白謂：「易安如夢令可與唐莊宗如夢疊字爭勝。」

彭義門云：「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古今詞辨）周永年曰：「一翦梅惟易安作爲善……若「雲中誰寄錦書來」與「此情無計可消除。」來字除字，不必用韻，似俱出韻。但「雁字回時，月滿樓。」樓上失「西字。」

（柳塘記）李易安結婚未久，其夫趙明誠負笈遠別，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翳梅詞以送之。

（詞評）「寵柳嬌花」新麗之甚。

（花菴詞選）黃花菴云：「前輩常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余謂「寵柳嬌花」之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鶴林玉露）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能創意出奇如此。

（貴耳集）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於「染柳烟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囊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練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秋詞聲聲慢：「尋尋」

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嘗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文筆，殆間氣也。

（七修類稿）李易安晚春詞：「子歸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丁香露泣殘枝，諳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又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仄韻也。

（詞苑叢談）毛稚黃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近乍遠，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李閨怨結云：「多少游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開拓，不但不爲題束，並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意耳。」

賀黃公詞荃曰「寫景之佳者，如……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皆入神之句。」

阮亭云：「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纔下眉頭，却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

（瓊環記）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歎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歷朝名媛詩詞）易安以詞擅長，揮灑俊逸，亦能琢鍊。最愛其「草綠塔前，暮天雁斷。」極似唐人。其聲聲慢一闋，張正夫稱爲公孫大娘舞劍器手，以其連下十四

疊字也。此却不是難處，因調名聲聲慢，而刻意播弄之耳。其佳處在後又下「點點滴滴」四字，與前照應有法，不是草草落句。玩其筆力，本是矯拔，詞家少有，庶幾蘇辛之亞。

（兩村詞話）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鍊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蓮子居詞話）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於持得妙。淑真「嬌癡不怕人猜」，「放誕得妙。均善於言情。

（兩般秋雨齋隨筆）易安一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吐雪，不食人間烟火氣，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茗溪漁隱叢話）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風疎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

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
（詞苑叢談）洗去矜云：『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前此太白，故
稱詞家三李。』

附錄一

題詞

一

吳寬

金石姻緣翰墨芬，文蕭夫婦盡能文。西風庭院秋如水，人比黃花瘦幾分？

二

李澄中

小牕簾捲早涼初，幸傍詞人舊里居。吟到黃花人瘦句，買絲爭繡女相如。

三

鄭孝胥

南渡遺釐流人伍，老去才名誰比數？歌詞憤激一世無，小朝廷人真媿汝。畫圖省識舊詞女，比似黃花瘦幾許？趙侯贊之署德父，政和四年歲甲午。戎馬未窺想安處，歸來堂中正媚嫵；金石圖書關記取，生小聰明喜自賭。暮年作序戒好古，訴述亂離備

悽苦；何來雲麓與茗溪，不識紹興老命婦。建炎要錄尤莽鹵，理初編輯年可譜；行迹
章章儼對簿，半塘老人刻樂府。殷勤佚籍手搜補，摹圖徵題更志語，表微更較好奇
愈。「茶蘼」「雲巢」今何所？惟有流傳漱玉詞，從此風霜照眉宇！

四

義州李葆恂文石

小別明湖近十年，濟南名士各風煙；明湖四客王午橋，徐慕雲皆去濟南矣。鵲華
山色應無恙，誰弔詞人柳絮泉！

夫婿翩翩著作殊，三千金石自編摹。閨中別有消閒法，玉管新翻打馬圖。

白壁青蠅調語疑，誰將史筆著冤詞。俞君事輯王郎刻，應感芳魂地下知。（半塘

新刊漱玉詞，附理初事輯於後。）

小影茶蘼劫火紅，（往見易安茶蘼看，去小影於葉文湘雲處，爲六丁取去矣。）

畫圖重見寫春風。袖邊裙角新題徧，若個詞華漱玉工。

五

譜城王志修竹香

金石編排脫稿初，歸來堂上賦閑居；（歸來堂舊址，乾隆中，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園，今亦荒蕪矣。）若論舊譜翻新調，夫婿才華恐不如。（用鄉先輩漁村先生韻。）

衣冠南渡已無家，鐘鼎圖書載幾車。畢竟不須疑晚節，西風人自比黃花。

詞客爭傳漱玉詞，（半塘老人新刊漱玉詞。）故鄉真恨我生遲；摩娑奇石題名在，（石高五尺，玲瓏透豁。上有「雲巢」二隸書，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現置敝居仍園竹中。）應記花前寫照時。

鳳凰臺上憶吹簫

吳縣許玉琢鶴巢

柳絮泉邊，芝芙夢裏，比肩緣信天成。甚渡江南去，鐵騎縱橫，贏得傷離怨別，身世事都付飄零。孤鴻淚，空餘蕙蔭，獨抱遺經！
分明畫圖題句，猶自說歸來，似諦深盟。奈岸巾孤往，忽墮堅城，賸有年時著錄，還記憶相對燈青。將誰比，簪花艷格，未足齊名？

清照詞

一二六

澆溪紗

蕪州李樹屏聲

卅一年華絕世姿，那堪垂老感流離？
風懷爭似舊家時！
題句空留借隱字，鏡書愁
寄送行詞，個人心事菊花知。

附錄二

易安居士改嫁事辨集

辨李易安改嫁事（錄癸巳類稿卷十五）

俞正燮

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志引直齋書錄解題，只漱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十二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擲蒲相類。」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則並詞五卷，惜其文未見。鄭孀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嬋生啓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褱。」注言：「任文二子嬋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相似，形

狀無二。白伥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彩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叢抄所載謝恭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何以云「無根之謗」？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之小說，此其事爲文案，尤惡之。

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疏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啓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鬻僧，故以年分考也。

凡詩文見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興四年，易安五十三歲。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恭崇禮婿陽夏謝伋，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

十）彼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依其親媚（原作親其，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整行蹟，章章可據。趙彥衡，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

且啓言：「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駟僮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以改嫁復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語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爲一翹僮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頤金事白，綦有滌洗之力，小

人改易安謝啓，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台，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

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見聞錄有劾朱文公閨闈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

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常指摘趙師辨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獼髓云：「師辨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曰，延僑木爲門客，喬教師辨子希蒼制古禮器，於家釋菜。黃尚書欲發遣之，師辨乃毀器而逐喬。」是師辨與由以黥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

也。

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之。」合之上胡尙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輯之，於事實有益，可備好古明理者覽。其僅見漱玉集者，此不載也。

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錄儀顧堂題跋卷十六）

陸心源

李易安改嫁，千古厚誣；歙人俞理初爲易安事輯以辨之，詳矣備矣。惟張汝舟崇寧五年進士，毗陵人，見咸淳毘陵志。欽宗時知紹興府，見會稽志。建炎三年，以朝奉郎直祕閣知明州；十二月，召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四年兼管安撫使，復以直顯謨閣知明州，見四明圖經。五月上過明州，歷奉儉簡遷一官；六月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年三月，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爲監諸軍審計司；二年九月，以妻李氏認其妄增舉數入官，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見建炎以來要錄。則

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誣編管亦確有其事。理初僅以怨家改啓，證易安無改嫁事，幾若汝舟亦屬子虛，不足以釋千古之疑，而折服李心傳之心。

愚按汝舟卽飛卿之名，妻字上當奪趙明誠三字耳。高宗性好古玩，與徽宗同，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之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復。不然妄增舉數與妻何害？旣不應與訟朝廷，亦豈爲準理耶？惟李氏被獻璧北朝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卽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改其謝啓，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啓卽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請列五證以明之。

汝舟先官祿閣直學士，復官顯謨直學士，故曰飛卿學士，其證一也。頤金之誘，崇禮爲之左右得解，事在建炎三年，是時崇禮官中書舍人，故曰內翰承旨；汝舟之貶事在紹興二年，則崇禮已爲侍郎翰林學士，當日學士侍郎，不得曰內翰承旨矣。

其證二也。若要錄原本無趙明誠三字，注文既彼明李格非女矣，何不敘趙明誠妻改嫁汝舟乎？其證三也。男女婚嫁，世間常事，朝廷不須問，官吏豈有文書啓云：「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即信。」當指輩語上聞置獄而言。改嫁不必由官，又何官文書之有？其證四也。獻璧北朝，可稱不根之言。若改嫁確有其事，何得云不根之言，其證五也。

心傳誤據傳聞之辭，未免疏謬。若謂採鄙惡小說，比附文案，豈張汝舟亦無其人乎？必不然矣。

書儀願堂題跋後（錄越縵堂乙集）

李慈銘

陸氏心源儀願堂題跋十六卷，其中可取者甚多。其書癸巳類稿易安事輯後，謂張汝舟毗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見咸濟昆陵志。又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二年九月，張汝舟爲監諸軍審計司，以妻李氏詆其妄增舉數入官，詔除名柳州編管。

則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汝舟即飛卿之名，妻字上當脫趙明誠三字。高宗性好古玩，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蓋獻璧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即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改其謝啓，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啓即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則殊肫決不近理。

案嘉太會稽志載：宣和五年，張汝舟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知越州。越爲望郡，是汝舟在徽宗時已通顯。乾道四明圖經載：建炎四年，張汝舟以直顯謨閣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數月卽罷。（圖經載：是年，汝舟之前，已有劉洪道向子恣二人，汝舟之後爲吳懋，以建炎四年八月到任。是汝舟在州不過一二月。）繫年要錄載：紹興二年九月，汝舟除名，時官止右承奉郎，則仕宦頗極沈滯，安見其以進奉得官？高宗頗好書畫，未聞其好器玩。易安金石錄後序言，聞張飛卿玉壺事發，在建炎三年九

十月間時明誠甫於八月卒。高宗方爲金人所迫，流離奔竄，卽甚荒闕之主，尙安得留心玩好，令人以進奉博官汝舟之名，與飛卿之字，亦不相配合。且序言：飛卿所示玉壺寔珉也，旋復攜去。則壺並不在德甫所，安得妄告朝廷，徵之趙氏？且要錄言：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是明謂言官所發，飛卿方有對獄之懼，豈有自發而自誣之理？易安後序亦謂：何人傳道。妄言顯金。是並無怨飛卿之事，安得謂人人代抱不平，易安故認其妄增舉數，以爲報復？至謂其啓卽汝舟所改，尤非情理。汝舟以進歷官已顯，豈肯自謂「駟僮下才」？及「視聽才分，實難共處」？且人卽無良，豈有冒認嫠婦以爲己妻？趙李皆名人貴家，易安婦人之傑，海內衆著，又將誰欺？誰喪心下惑，亦不至此。要錄大書：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文甚明，安得謂妻上脫趙明誠三字？陸氏謂妄增舉數，何與妻事？朝廷亦豈爲準理？則

閨房之內，事有難言；增舉入宮，欺罔朝廷，安得置之不理？此等事惟家人知之，故發即得實；若他人之婦，何從知之？

惟易安必無再嫁之事，理初排比歲月，證之甚明。今即要錄所載此一節，覈其年月，更可瞭然。易安金石錄後序自題：「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要錄系訟塔舉事於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相去一月。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養婦，忽在張氏認其夫？此不待辯者也。又易安於紹興三年五月上使金工部尙書胡松年詩有「養家祖父生齊魯」之句，則易安以老寡婦終，已無疑義。要錄又載，紹興二年八月丙辰，（是二十九日）是月戊子朔，後序題甲寅朔，蓋筆誤，甲寅是二十七日。或是戊子朔，甲寅脫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誤倒，古人題月日多有此例，易安好古，觀其用歲陽紀歲，月名紀月可知。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思誠明誠兄也，則是時趙氏尙盛，尤不容見此事。要錄又載，建炎三年閏八月，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以黃金三百兩從古秘閣撰修趙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尙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象盛德，欲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則所云徵及玉壺，傳聞置獄，當在此時。王繼先本姦黠小人，時方得幸，必有恫喝趙氏之事，而恭崇禮爲左右之得白，故易安作啓以謝。至張汝舟妻李氏，或本易安一家，與夫不感，訟訐離異。當時忌易安之才如學士秦楚材者，（秦檜之兄，名梓。）及被易安諷刺如張九成等者，因將此事遂之易安。（張九成爲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易安因有「桂子飄香張九成」之謔，亦足證其釐居無事，若方與後夫爭訟離離，豈尙有此暇力弄狡獪乎？）或汝舟之妻亦爛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淩毆擊之事，其訟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閨門乖忤，自求離絕，及置獄根勘得實，并遂其請。後人因其適皆李姓，遂牽合之，李微之亦不察而誤采之。僞語不實，流爲丹青，遂以「漱玉」之清才，古今罕儔，且爲文叔之女，德甫之妻，橫

被惡名，致爲千載胥人口實，余故申而辨之，補俞氏之闕，正陸氏之誤，可爲不易之定論矣。（况周儀按，易安如有改嫁之事，當在建炎三年明誠卒後，紹興二年汝舟編管以前。今據俞陸二家所引，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八月明誠卒。四年易安往台州，之越州，十二月至衢州。紹興元年復之越。二年之杭。汝舟建炎三年知明州，四年復知明州，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年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爲監諸軍審計司。二年九月以增舉入官，除名編管。此四年中，兩人蹤跡判然，何得有嫁娶之事，舊說冤謬，不辨而明矣。

清

照詞

實價五角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四月再版

著作者 張壽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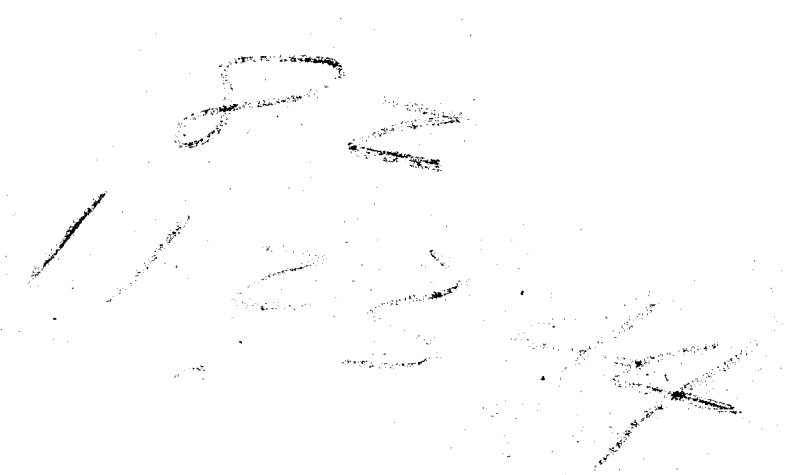
出版者 邵洵美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版權所有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中
分發行所：北平米市大街



\$0.50